

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况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己心之所得必因世間至遠之事謂神仙爲虛言不亦蔽哉抱朴子曰妍蚩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不相爲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相爲聽焉真僞有質矣而趣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爲謀焉以醜爲美者有矣以濁爲清者有矣以失爲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昭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况乎神仙之事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知又何貴乎達者哉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未爲久也吾所以不能嘿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未如之何矣抱朴

道藏輯要

抱朴子

至

虛集九

子曰至理之未易明神仙之不見信其來尙矣缺馬之野人古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章甫不售於蠻越赤舄不用於戎夷何可強哉夫見玉而指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也所以貴德者以其聞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誠以天下之必無仙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釋滯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仙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藝文之業

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曰夫道不煩所爲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恃才力不能並成則棄置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爲大夫八百年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爲柱史甯封爲陶正方回爲聞士呂望爲太師仇生仕於殷馬推官於晉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隆志於執鞭莊公藏器於小史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也何

道藏輯要

抱朴子

至

虛集九

必修於山林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亦有心安靜默性惡誼譁以縱逸爲歡以榮任爲成者帶索藍縷茹草操耜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生不憚速死辭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爲猶常如此况又加之以至神之道其亦必不肯役身於世矣各從其志不可一概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謂一言之善重於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己之臧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因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爲弘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經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莫之克識

謂之誕之言可歎者也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藥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值名師不經勤苦亦不可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有數法焉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言服藥而服藥之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始有志不怠勤勞可知方乃告其深者耳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饑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引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卷

虛集九  
人之

之皆不欲令已耳聞其有出入之聲常令人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氣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自轉增其心數久可以至于至于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炁午後以至夜半六時爲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蓋用炁者噓水水爲之逆流數步噓火火爲之滅噓虎狼虎狼伏而不得動起噓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爲兵刃所傷噓之血卽止聞有爲毒蟲所中雖不見其人遙爲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而彼人雖在百里之外卽時皆愈矣又中患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登時差也

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行炁大要不欲多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炁強難閉又當禁忿怒多忿怒則炁亂不得溢或令人發咳故眇有能爲之者也余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眾病或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眞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欲不可都絕陰陽不交則坐致壅遏之病故幽閉忽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爲之而不以此自傷煞者也玄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壽

虛集九  
卷之四

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麤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者宜勤行求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守交接之術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甚矣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古人質樸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開悉其所證據又不著明皆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不深遠不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悱勸進有志教戒始學令知玄妙之塗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得涉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

尋繹也未學者或不別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爲道家之言輒便  
取集以至積箱盈筐盡心思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搜井  
底而捕鱖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  
日月空有疲困之勞了無錙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  
生之効則莫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  
下果無不死之法而不知彼之求仙猶臨河羨魚而無網罟非  
水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汎論校略耳其中了  
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按據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  
直爲徒勞耳又况不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  
屬文華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卷

虛集九  
X之川

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爲徭役以殂沒爲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  
里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  
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爲窟藪不亦  
惜哉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寶而學仙之士不肯進官皆修道  
誰復佐事哉抱朴子曰背聖主而山栖者巢許所以稱高也遭  
有道而遁世者莊伯所以爲貴也軒轅之有天下可謂至理也  
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可謂太平也而偃佺不佐焉而  
德化不以之損也才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  
投河姬武翦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  
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衡門四老鳳戢於商洛而不妨

大漢之事功也周黨麟跼於林藪而無損孝文之刑措也夫寵  
貴不能動其心極富不能移其志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  
爲臺榭峻岫爲大廈翠蘭爲茵褥綠葉爲幃幙被褐代袞衣薇  
藿當嘉饌匪躬耕不以充饑匪妻織不以蔽身千載之中時或  
有之况又加之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家而不顧背榮華如棄  
跡絕可欲於胷心凌嵩峻以獨往侶影響於名山內視於無形  
之域反聽乎至寂之中八極之內將遽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  
無臣不亦多憂乎或曰學仙之士獨潔身而忘大倫之亂背世  
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罟將見及也抱朴子  
答曰夫北人石戶善卷子州皆大才也而况遁放逸養其浩然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卷

虛集九  
X文三

昇降不爲之虧大化不爲之缺也况學仙之人未必有經國之  
才立朝之用得之不加塵露之益棄之不覺毫釐之損者乎方  
今九有同宅而幽荒來仕元凱委積無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滯  
官無暫曠之職勤久者有遲敘之歎才高者有循資之屈濟濟  
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徒非所乏也昔子晉捨親膳之役棄儲  
貳之重而靈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襟帶之職違式遏之任  
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以所好  
者異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含垢善恕知人心  
之不可同處世之各有志不逼不禁以崇光大上無嫌恨之褊  
心下有稱意之至歡故能暉聲並揚於罔極貪夫聞風而忸怩

也吾聞景風起則裘鑪息世道夷則奇士退今喪亂既平休牛  
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繁弱旣韜盧鵲將烹子房出玄帷而  
反閭巷信布釋甲冑而修魚釣况乎學仙之士萬未有一國家  
吝此以何爲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  
爭競之醜無傷俗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海之混漾  
其高不俟翔埃之來其深不仰行潦之注撮壤土不足以減其  
峻挹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不過有數仙人何能有損人物  
之鞅掌乎或曰果其仙道可求得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  
不言聖人何以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  
爲聖若知而不學則是無仙道也抱朴子答曰人生星宿各有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卷

虛集九  
又三

所值旣詳之於前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之炳燦  
暫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怪也夫五經所不載者無限矣  
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特爲吾子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  
止局情難卒開且令子聞其較略焉夫天地爲物之大者也九  
聖其成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者周天之  
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幾萬里上何所極下何所據  
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道所剩昏明修短七星迭正  
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土凌犯彗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  
辰極不動鎮星猶東義和外景而熱望舒內鑿而寒天漢仰上  
爲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寓喜怒之情雲

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攬搶允矢旬始終繹四鎮五殘天狗歸邪  
或以子成或以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  
詩書三禮之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巫咸  
甘公石中海中邾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曰此六家之書  
是爲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將問曰甘石之徒爲是聖  
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生而戴天詣老履地而求之於五經  
之上則無之索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爲虛妄乎  
天下至大舉目所見猶不能了況於玄之又玄妙之極妙者乎  
復問俗人曰夫乘雲璽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處獨目  
三首馬間狗蹠修臂交股黃池無男穿智勞口廩居起石而况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奕

虛集九

士船沙邱觸目而生羣龍女媧地出壯穿天墮甕飛大言

壁一作

山徙社移三軍之眾一朝盡化君子爲鶴小人成沙女仞

一作丑

倚枯二負抱柱寄居之蟲委甲步內二首之蛇弦之爲弓不灰

之木不熱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

填海玄讓遞生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瀉水枯灌

化形山夔前跟石修丸首畢方人面少千之劫伯率聖卿之役

肅霜西羌以唐景興鮮卑以乘鼈強林邑以神錄王庸蜀以流

尸帝監神娶來而蟲飛縱目世變於荆岫五丁引蛇以傾峻內

其振翅於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文石

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復云



無是事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禦寇停肘水而控弦伯昏  
躡億仞而企踵呂梁能行歌以憑淵宋公刻象葉以亂真公輸  
飛大鷁之翩翻離朱覲毫芒於百步賁獲効瞽力於萬鈞越人  
揣鍼以蘇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郢人奮斧於鼻堊仲都袒身於  
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爲也復可以爲無有乎若聖人誠有所  
不能則無怪於不得仙不得仙亦無妨於爲聖人聖人偶所不  
閑何足以爲攻難之主哉聖人或不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  
不私有生而不營存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仙亦何怪也

道意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爲有焉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堯

虛集九  
X上

論其有則萬物有爲無焉隸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  
髮鬚吳札晉野竭聰不能尋其聲音乎窈冥之內獨狝狝猪疾  
走不能迹其朕兆乎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  
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形  
之形爲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圓者得之而動降者得之而俯  
昇者得之以仰強名爲道已失其真况乃復千割百判億分萬  
析使其性號至於無垠去道遼遼不亦遠哉俗人不能識其太  
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  
無欲頤其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眞  
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讓禍而禍